

老家村后的菜园

■马西良

一滴乡愁

■赵自力

老家离城市不远,每次回老家,我都会在村里转一转。看看庄稼长势,和乡亲们聊聊天,逛逛村外的小路,寻找一下儿时的记忆。

漫步村东小树林,在疯长的桃林里寻一份幽静,听一听各种小鸟的鸣叫。看看村头高架桥上,不时呼啸而过的高速列车。走近村前小河,倾听在绿树野草中“哗哗……”的流水声。这几年农村环境好了,偶尔还能看到山鸡在草丛里猛然飞起……

村后是原来生产队分的自留地,每家也就几分地,离家近水源好,逐渐就成了乡亲们的菜园。空闲时间“鼓捣”,萝卜、芹菜、豆角、韭菜一应俱全,做饭前到地里转一圈,菜就齐了,新鲜青菜吃得放心。

少儿时期,一放学就要被父亲喊到菜园干活。那时生产队在菜园中的水井上,安装了一架水车,推着走起来水就能流到菜地里。有时我还邀三五同学来这里“玩”推水车,帮我们浇菜。分田到户以后,集体的农具都卖给了私人。我们就只好用轱辘提水,搞不好轱

辘杆就把头打了。村民就靠这片菜园,解决了吃菜的问题。没有人会到集市上去卖菜,多余的分给邻居品尝。

退休之后,我经常回老家,这个秋天在老家的时间尤其多。秋天的菜园,是一幅美丽的画卷。时令正好,该开花的依次盛开,满园蔬菜有红有绿,不等不靠吐叶开花结果。

小小的朝天椒,原本或青或黄的稚嫩脸庞,忽然变得红红的,仿佛一个个害羞的孩子。两个红辣椒并于枝头,像一对孪生姊妹;几个红辣椒拼在一起,像一朵绽开的红花。椭圆的西红柿,仿佛刚睡醒的小顽皮,揭开身上的大叶子,在太阳下伸了伸懒腰,一低头,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通红。丝瓜垂下的是一根根绿色的诱惑,冬瓜结出一个个沉甸甸的希望,菜花那硕大的花朵就像美女粉嘟嘟的脸蛋。一畦韭菜,割一把就够包一顿水饺。一垄大葱,拔上两棵就够一天吃的。绿油油的菠菜,秀出自己婀娜多姿的身姿,似乎在炫耀它们的绿色健康有营养。

一早一晚乡亲们走进菜

园,耕耘、追肥、除草、浇水,每一块菜地、每一种蔬菜,都不会忽略;每一个早晨、每一个黄昏,都不会懈怠。他们的滴滴汗水,就像画家在画布上泼洒丹青,就如诗人在斟酌推敲优美动人的诗句。

秋天,菜园离喜悦最近。这是乡亲最忙碌的时节,在忙完大田收玉米刨花生的农活之后,走到菜园,看看生长旺盛的蔬菜,这是乡亲们最幸福的时刻。菜地里,秋虫清唱;陡坡上,野菊绽放;空气中,果蔬芬芳。

菜园周围的大路旁,篱笆上爬满了紫红色的猪耳梅,还有几株伸出鲜红大喇叭的牵牛花。几只母鸡在悠闲地散着步,远处几只大红冠子的公鸡在溜达着,偶尔对着天空长鸣一两声,显示着自己的威风。几只小狗在空荡的门口闲逛,审视着来往的人们是否认识。

每到深秋,大雁南飞的时候,经常有过路的鸟雀飞累了,躲在辣椒沟、白菜地里休息。十几年前,每逢这一时期,打猎者就会时常光顾菜园,这里是打兔子的好地方。猎人在菜园

里用猎枪一轰,胆小的兔子立马跑出菜地,而猎人身边的细狗,如离弦箭一般,冲到菜园旁边的麦地里,将兔子逮住。

走在菜园路上,不时会遇到熟识的乡亲。91岁的洪标叔,骑着三轮车,说是刚从近3公里远的高铁新区陈岗集赶回来。拄着拐棍的登学三奶奶,今年93岁,说话声音还很响亮,几个月前,孙子媳妇请她坐高铁去了北京,在天安门广场看完升国旗,又登上了一生盼望的天安门城楼。

这一时节,每次我从老家回城,嫂子都让带回一大包新鲜的时令蔬菜,新收的花生,刚成熟的玉米,新摘的茄子,回到城里能吃好多天。每次看到我带回的蔬菜,妻子都会称赞连连,说老家的蔬菜新鲜有营养,看着就有胃口。

闲暇时回老家,在菜园里转一圈,看看青翠翠绿油油的萝卜白菜韭菜辣椒,闻着青菜发出的清香,对心灵来说是一次洗礼,同时也涤荡了自己浮躁的灵魂……

■刘峰

乡愁在,不如归

弹指一挥间,离上一次回乡,差不多五年了,日子过得真快哟。然而这一次,趁着节假日,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一趟。

回乡的起因,是因为同在一个城市打工的一位老乡发在朋友圈里的一段感言:“故乡几乎三年一小变,五年一大变,旧年痕迹正在一点一点被时间抹掉,成为挥之不去、不断累积的乡愁。”就是这些语句打动了,于是决定无论如何,也要回到生我养我的村庄看一看,以免心生后悔。

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,当进入故乡,自己竟然发现,原来走过无数次的那一条老路,荒草杂树丛生的土路,已被纵横乡间的公路、高架桥等现代交通网所覆盖,我不得不借助导航。直到,我看到村前那一汪旧年熟悉的池塘,归乡的感觉才渐渐找到。池塘静静地躺在一片金黄的田野里,仿佛一块青色的镜子镶嵌在村前,一刹那,一句古诗跃上心头:“唯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

村庄的变化自不待言。原以为,村庄再怎么变化,大体轮廓应在,可是当我走下车打量,才发现一幢幢如雨后春笋般矗

起的楼房,几乎将原有的村庄扩大了数倍,不由得让人顿生陌生之感。当缓缓走进村里,发现偌大的村庄静极了,几声狗吠、隐约人语,更增添了村庄的静寂。我东瞧瞧、西望望,不停打量眼前的村庄,村里的几位正坐在一起闲谈的老人也在远远地打量着我。那一刻,我发现:曾经离乡远走的我,已沦为了故乡的过客。

此刻,一种隐隐的担忧不禁袭上心头:那些在异乡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村庄物事,不知还在不在,是否一直在原地不变地等待着我?要知道,有些光阴的刻痕,一旦成为乡愁,很难被自己遗忘。

念此,我赶紧掏出相机,沿着记忆寻找。然而,更多的是失望。无数次梦见的那一株被雷劈开的古松不见了,村里的那一口老井不见了,那一处传言闹鬼的砖瓦场不见了,还有少时曾爬进爬出的地道也寻不到了……

那一刻,我开始后悔不已,埋怨自己总以城里工作繁忙为借口,一直安慰自己故乡旧时风景应在,没想到在时代的车轮面前,村庄的变化竟这么快。

然而,此次归来,还是有一些意外的收获。当走进村后的

一座杂草丛生的老庙时,我竟然发现:在一面有着屋漏痕迹的粉墙上,竟残留着我少年的字迹,一瞬间,历历往事如一场老电影回放,让人眼眶泛潮。当年,为了逃避繁重的农活,我总是偷偷挟带书本来到这座废弃的庙宇,像一位进京赶考的书生一样,津津有味地读。

此庙安谧的氛围,令我得以专心致志。渴了,去庙后饮一口泉水;饿了,去山林摘几枚野果。也就在那时,我萌生了闯出乡关的念头,并在墙头抄诗一首以明志:“孩儿立志出乡关,学不成名誓不还。埋骨何须桑梓地,人生无处不青山。”没想到,这些残留的光阴之痕,却默默地守候着我。

细细追寻,我还发现:一处用古碑砌就的石桥仍在。虽经岁月磨砺,那些碑上雕刻的楷书、隶书等字体仍依稀可辨。那年代,乡村没有毛笔字帖,这些石碑就成了我们临摹的对象。晨曦中,残照里,我和小伙伴们乐此不疲,掰断桥边的柳枝一遍遍临摹,从形似到神似,渐渐地,不少人写得一手好字,受益一生。

“幸亏你回来及时,随着乡村变化的加快,这些残存的旧物说不定哪一天也会消失。”在村里村外匆匆穿行间,竟遇上

了村里的杨二叔。曾经壮实的中年汉子,多少年不见,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。他提醒我多拍一些照片,又道:“我和村里的老人们会尽最大努力加以保护,争取为大伙儿留住乡愁。”

在交谈中,我发现,自己生活在城市的这么多年,村里人与事发生了太多的改变,有人走了,有人回了,有人疯了,有人哭了,有人笑了,俨然一部乡土小说。一座小小村庄,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化,让人惊讶,让人欢喜,又令人叹息。

同时我领悟到,时光呼啸,岁月沧桑,有些等待意味着错过。看来,无论平时再怎么忙,还是要常回来看看,“年少不觉家乡好,年老方知乡愁长”,不如趁早归来吧!

